

華裔女性第1人!黃柳霜即將登上2022年25美分硬幣

近日,美国铸币局宣布,首位好莱坞华裔女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经由“美国女性铸币系列”(American Women Quarters Program),将于2022年登上25美分硬币。黄柳霜是目前入选该计划的唯一一位华裔,同时也是首位被刻上美国硬币的华人女性。

黄柳霜是谁?第一个红遍好莱坞的华人女星

黄柳霜祖籍广东台山,是移民美国的第三代华人,其家族赴美的第一代是黄柳霜的祖父,是最早一代到美国加州淘金的华工。黄柳霜的父亲叫黄善兴,当时在中国城附近开了一名叫山姆·基的洗衣店维持生计。母亲则主要帮助父亲照顾家人。



黄柳霜共有兄弟八人,她排行老二。由于父亲的传统教育,黄柳霜成名后仍与家人住在一起。全家八兄弟姐妹除了她,其他都受过高等教育,是她负担了手足的教育费用。

1919年,参演了个人首部美国电影《红灯笼》,在片中饰演一位无名无姓的英国人情妇;

1921年,参演的美国电影《人生》上映,她在片中饰演男演员 Lon Chaney, Sr.的妻子;

1922年,出演美国电影《海逝》;

1924年,出演美国电影《巴格达窃贼》,在剧中扮演蒙古奴隶;

1929年,主演英国电影《唐人街繁华梦》;凭借在该剧中的演出,获邀出席英国王室宴会;

1932年,与玛琳·黛德丽合作主演美国电影《上海快车》,该影片在美国取得了370万美元的首映票房;

1936年,首次抵达中国开启为期九个月的寻根之旅,并拍摄纪录片;

1951年,主演美国电视剧《柳霜夫人的画廊》,她在剧中以本名出演;

1960年,作为首位华人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留星;

此外,黄柳霜首位闯荡好莱坞并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留名的华裔女演员,她还与朵乐丝·德里奥、多萝西·丹德里奇、梅·韦斯特及玛丽莲·梦露成为“好莱坞银铸四淑女眺望台”的雕像人物。

也是民国时期成就最大的女演员,二十世纪时尚界的风向标杆,事业成就比肩李小龙,好莱坞一直是人们心中电影界的天花板,哪怕是如今在好莱坞分量颇重的华人演员也不过寥寥几个。



華人老移民親述:見識了身邊朋友各式各樣的鄉愁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風塵僕僕地來到大西洋邊的這座海濱小城,開始了我的留學生涯。一日,我正步行在從家到學校的路上,一輛車開過,停在我前面的路邊。車窗拉下,我認出是來自北京大學的物理博士生L,我們在學生學者論證會上有過一面之交。他熱情地讓我上車,順便載我一起去學校。路上,他說:“想家了吧?都哭啊,連我們男的都哭啊!”

我這才知道,我每晚睡前總要稀里嘩啦地來一場情感宣泄,並不是特例。

東部海洋省份的居民熱情淳樸,我在專業班里結交了許多土生土長的同窗好友。其中一位名叫Helen的女同學有天邀請我去她家吃飯。我第一次吃到了家庭自製的lasagna,怎麼這麼好吃啊!Helen的丈夫J.C.是瑞士人。Helen年輕的時候去歐洲游學,在瑞士遇到了她的真命天子,於是就把他“拐綁”來了加拿大。J.C.告訴我,他堅持就住在這東岸小城,哪兒也不去。因為守着大西洋,他會覺得家不太遠——他的歐洲,就在海的那一邊。

畢業後我來到多倫多工作。幾年後我第一次置業。因為單身,我選的是共管公寓。我的公寓樓位于多倫多第一大道Yonge Street上。Yonge街南自Lake Ontario,北延多倫多之外正北的Lake Simcoe,堪稱世界上最長的街。我的公寓樓座落在Yonge街位于多倫多市區北部叫做北約克的區段。

有一天,我坐在家中,突然外面喧囂大作。車喇叭聲此起彼伏,伴隨着狂呼呐喊。出什麼騷亂了?!我趴到窗口往下觀望:只見大馬路上車輛密集,車頭車窗彩旗飄飄,人行道上人群穿梭,似情緒激昂。唯恐天下不亂的我,立馬好奇起身下樓,去看個究竟。我走上街頭,路過的人興奮地冲我喊“Iran! Iran!”又有人給我解釋:5

分鐘前結束的伊朗對美國的足球賽,伊朗贏了,於是伊朗人都自豪地瘋了!我才想起我們這片區伊朗人是比較多的。我又疑惑,許多加國和美國的伊朗人都是在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前後或流亡或移民離開的。我聽許多伊朗人描述過他們當年在巴列維王朝時期的“幸福生活”,以及他們對霍梅尼的不滿,應該是美國給了他們無奈之下的一個“歸屬”,怎麼他們卻是“身處北美,心向波斯”,表現得這麼“離心離德”呢?

我當年住的區猶太人的密度也比較高。有一次飯後散步,沿着固定的路線走過北約克藝術表演中心,眼前的一幕讓我驚異:只見人數衆多的兩大群體在互相質問對責,呼聲震天。人



群外圍是皇家騎警的衛隊騎着高頭大馬在維持秩序。我被告知原來是內塔尼亞胡到訪,這會兒正在藝術中心演講,於是猶太人來捧場,巴勒斯坦人來抗議,吵得一踏糊塗!我又感嘆:你們既然都移民來到世界上最宜居的地方,為什麼不“忘掉身後往前看”呢?多管閒事的我真想冲他們喊一嗓子:亞伯拉罕的子孫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其實我知道,爭鬧的雙方心里有一個共同的痛,走哪兒都帶着,它的名字叫做耶路撒冷。

Yonge街的西面最鄰近的一條大街叫Bathurst街。這條街自南至北都是猶太人聚集區。

在這條街上走,可以看到廣告牌上在熱賣“以色列債券”,我很小人地懷疑債券籌款會不會轉去資助以色列再擴大定居點。我有次對同車的猶太鄰居說:“Bathurst街簡直被你們佔滿了!”他嘿嘿一笑:“這是我們的加沙地帶啊!”他的母親從特拉維夫來探親,住了一月就鬧着回去。我問:“那里動不動就來個炸彈襲擊,有什么好?”他說:“媽媽講,以色列雖然不太平,但卻有生活,你們這里雖然天天平安,卻永遠沒有生活!”原來加拿大的醉美楓情,湖畔垂釣,地大物博都比不上沙漠夾縫里的哭牆,錫安山和千年被毀的聖殿遺址!

我的一個客戶去世了,103歲。客戶經理告訴我:這位太太是來自英倫的戰爭新娘,當年在如花的年華遇到來自加拿大的大兵,相愛,隨夫來到北美,從此就是一輩子。她的先生後來一定挺“成功”,所以他們才有資格成為我們“財富管理”部的客戶。她生前做護士,有三個女兒,先生先她離世時也已近百歲高齡。我翻開她的遺囑複印件:財產女兒們平分,遺體火化,請聯繫我的摯友梅森太太,託付她把我的骨灰帶回我的家鄉英格蘭,我要回家。

還聽說俄羅斯人移民北美喜歡美國的明尼蘇達州,喜歡加國的緬尼托巴省,因為寒風蕭瑟和野狼嚎叫讓他們緩解了部分思鄉之苦...我也記得留學讀書時很要好的津巴布韋同學告訴我:你知道嗎親愛的,對比非洲的陽光和藍天,這里太壓抑了!

江南是我魂牽夢繞的家鄉。我最鍾情的江南是在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的地域,那里的翠堤柳楊,如藍春江讓我想起就要流淚。我曾經因為自己對故鄉的念念不忘而羞愧,惱恨自己的“軟弱”。後來我見過了世界上所有人的鄉愁,我才知道這不是軟弱,是人性。只有象劉阿斗那樣扶不上牆的空乏愚蠢之輩才會有完全的“樂不思蜀”。即使勇往直前去殖民去征服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在赤道的驕陽似火下,也會靜思眺望英格蘭陰鬱籠罩中的青綠欲滴。

每個人的心中都藏着自己最美的家鄉。對於唱“戈壁灘上的一股清泉,冰山上的一朵雪蓮”的西域民族,對於馬背上馳騁,草原上駐帳,用彎弓射大雕的北域民族,對於離天最近,用身體匍匐去丈量朝聖路途的雪域民族,我的夢幻江南可能讓他們拘束得無法舒展歌喉。而對於孔雀國的兒女,只有彩雲之南,蝴蝶泉邊,玉龍雪山,秀麗麗江,才是他們心所歸去的地方。我說江南是中國最好的地方,恐怕無法共鳴的人不在少數。神州大地56個民族尚且如此,世界之林中的無數國邦,豈不更是!

人類之所以克服不了對故鄉的眷戀,是因為那片土地滋養了人們的生命初始,見證了各自的如煙往事。後來或者因為向往美好生活的遠景,或者因為好奇廣闊世界的未知,或者因為急于逃離戰亂壓迫,或者因為渴望擺脫挫折失敗,我們離開了故鄉。一旦離開,就再也不可能重新踏入同一條河。對大多數人,移民是一條不歸的路。鄉愁,將是終生伴隨第一代移民的特殊情感。

美中政策雙重受限 中國人到美國“炒房”難上加難



過去十年共買入了價值2.26萬億美元的美國商業房地產,約佔同期總銷售量的14%。

稅收影響可能會影響到寫字樓、酒店和購物中心的價格。這些投資項目大多位於美國大城市。近年來,特別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國房地產市場中,來自歐洲、亞洲和中東的投資者蜂擁而至。吸引他們的是美國相對較高的收益率、穩定的美元和房地產行業穩定回報的聲譽。

目前尚不清楚,擬議中的相關法律變化將如何影響中國投資者對美國商業地產的投資。《華爾街日報》的報道說,新法將主要影響那些與美國沒有稅收協定國家的投資者。美國與中國在1984年簽署了關於對所得稅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協定。該協定第七條對不動產所得有所界定。

紐約天驕資產管理公司負責人郭亞夫認為,該規定可能對中國投資者的影響不大,因為要來的“早就來了”。

他說:“(中國)國內那些真正有錢的,比如那些上市公司的高管,我估計那些人要來可能早都來了。”

郭亞夫對美國之音表示,即使沒有該規定,中國人對美國房地產投資的熱情也早已大不如前,這主要是因為中國政府近年來對外彙流出的嚴格管控。

他說:“中國現在對外匯的管控無論是力度上還是管理水平上都比原來高了許多,就是說資金能夠到海外來投資房地產的概率是在不斷的縮小。”

在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已經表示要打擊“罪犯、貪污犯和其他人”用現金買房洗錢的行為——這是與美國此前主辦的全球民主峰會相關的更廣泛的全球反腐敗行動的一部分。

美國財政部副部長阿德耶莫最近在華盛頓智庫庫布魯金斯學會發言時承諾,將“積極”推動

打擊可疑的全現金房屋交易,採取行動加強執法,並加強與盟友的合作。他說:“我們的房地產市場有可能成為犯罪分子、貪污犯和其他尋求存放腐敗收入的人的避風港。”他也指出,目前的法律允許人們匿名組建公司,進行隱藏資金來源的全現金房地產交易。

根據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的數據,全現金的房地產交易目前約佔美國所有房屋銷售的三分之一。而據非營利組織全球金融誠信組織估計,在過去五年,通過美國房地產市場進行洗錢的金額達到23億美元。

紐約天驕資產管理公司負責人郭亞夫表示,新的政策和規定實際上對中國買家的影響有限,這主要是因為美國對中國籍移民申請人的門檻越來越高,再加上近年來美中關係不斷

趨緊,中國的富人越來越多選擇英國和加拿大等國作為移民目的地。

他說:“中國大陸的人來美國辦綠卡的時間、投資移民的時間、等待的時間都比其他國家公民要長很多。美國投資移民對他們的吸引力也下降了非常多。”

根據商業數據統計機構Statista的數據,中國人購買美國住宅地產的成交量在2017年達到了最高的40,600筆,2019年驟降至19,900筆。2021年截至8月31日,中國買家購置的美國住宅房產數量僅為6,300筆。

新冠疫情導致的國際旅行禁令也成為制約中國人購買美國房產的一個主要因素。“現在連旅遊都不來了還怎麼買房子,”郭亞夫說:“買房子總得來看看吧。”文章來源VOA美國之音

A NAME YOU CAN TRUST 大克里夫蘭地區專業地產經紀人

誠信可靠 买卖房屋
代管房屋 裝修顧問

OwnerLand
REALTY®



陳進湧

Jinyong Chen (Jim)

Certified Negotiation Expert



Tel:(440) 655-1119
www.OwnerLand.com/JimChen/
Email:JimChen1992@gmail.com